

T5760/47386(1)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蝴蝶媒元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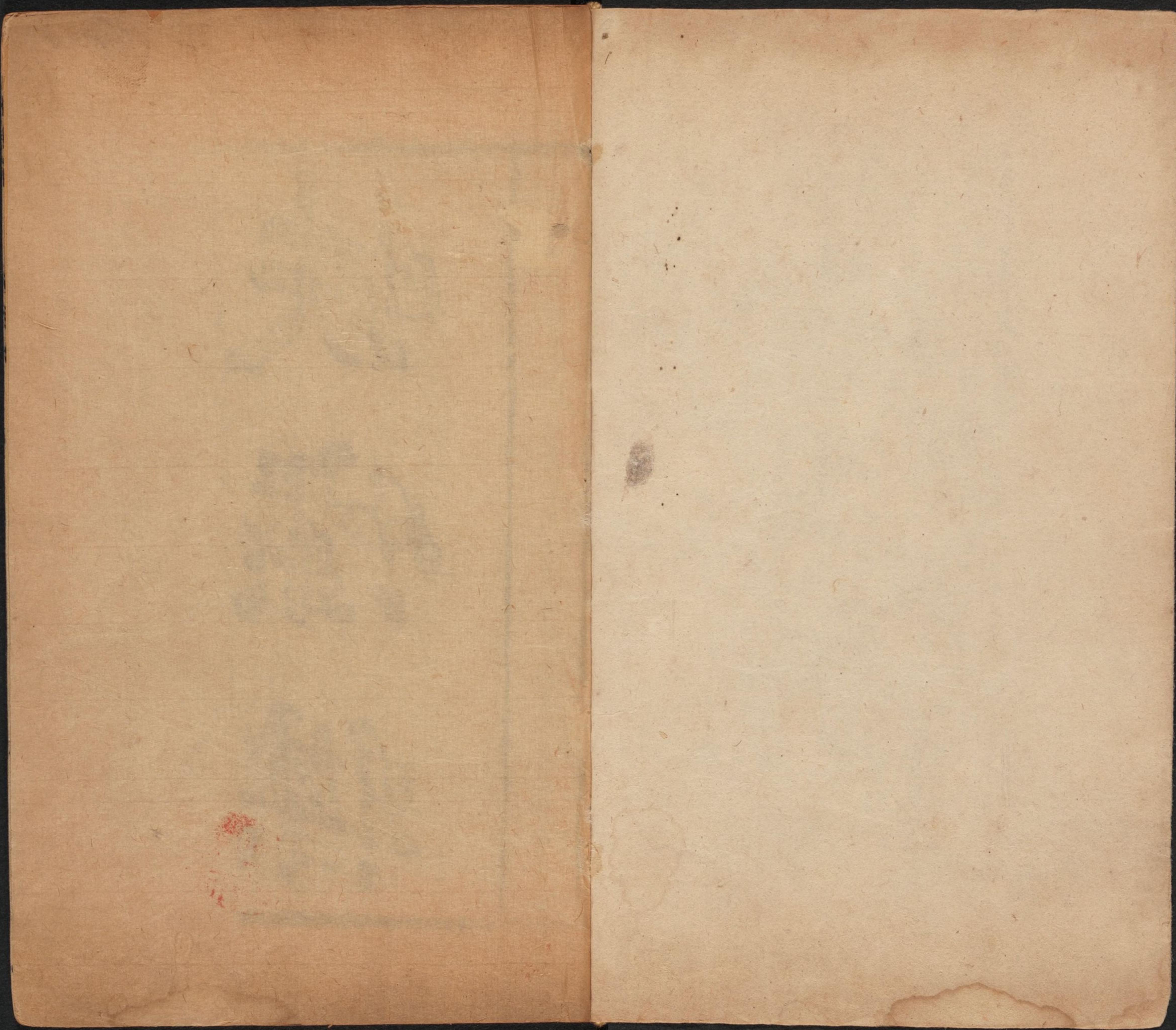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本堂

金瓶梅

蝴蝶夢月次

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高麗人

高麗人

- 第一回 魔鹿寺神僧貽寶島  
第二回 桃王令題親孝感  
第三回 拜姑娘中堂欵舊  
第四回 營下潛身謀私語

四表姪東院留賓  
宋前輩問譜琵琶

卷之二

- 第五回 假女婿成真女婿  
第六回 小姐坊邊託心腹  
第七回 樂權臣竟遭枉屈  
第八回 李牛角壁下說因由  
第九回 蘭香院換詩詞  
第十回 瑞桂深同上長安

卷之三

第九回 蝴蝶未識女龜情

看卷此佳人家約

第十回 算盡農家難起版

袁太守雅賚乘龍

第十一回 婆婆相會少時

慈母良媒送誓

第十二回 學半鵝毛酒裝明武

楊總金裝富貴佳人

卷之四

第十三回 三才子同登昌里

舉佳人共賞荷花

第十四回 泥金報三捷臨門

銘喜慶雙珠入手

第十五回 華月姐催赴揚州約

東太守重贊狀元郎

第十六回 六美共歸金馬客

三賢同隱苧蘿山

日次畢

蝴蝶蝶卷之二

西岳道人題

青衫醉夢游

金林玉也  
丁巳年仲夏  
印

第一回

聖隱寺禪僧貽寶偈 苛羅山蝴蝶卷之二

詞曰世事傷心甚天公難借問。奇才不值半文錢困以困閒檢遺聞忽驚佳遇試編新聽。○富貴今非命成敗何須論一春長莫向花前恨恨上當日隋皇後來唐主興時同憲。

石調醉春風

話說隋朝仁壽年間江南建康府有一秀士姓蔣名巖表字青蘋父親蔣國士曾為陳朝大司馬隋文帝屢辟不起被家西子湖邊卽壁自娛竟以

壽終母親葉氏相繼而卒。單生蔣青巖一人。這蔣青巖，臨生之夜，蔣夫人夢孔子抱送，因此這蔣青巖生得身長七尺，美如冠玉，儻儻風流，聰明絕世，真个一日十行，子史經書，無一精熟，詩歌詞賦，無一驚人。正是：

才如子建人難及。

貌選潘安世莫以

這蔣青巖，每入城市，那城市中人，就如堵似壁，精悉不通，都來觀看，人也稱羨，个個驚駭。都道是神仙謫世，便是蔣青巖也，顧影自愛，想着自己才品不群，立心要做個世上第一等的人，常念他父親，曾受陳朝大恩，雖不能殺身報國，却也不曾屈膝二君。因此蔣青巖也，敬守父志，無意功名。終日與二三好友，講究古今，讀書學道，不求聞達。直到他父親，在生為官清正所遺的家業，也不算十分富厚。家人僕婢，足供使喚。在蔣青巖也，不為不足。

足只有一件。他年已二十，尚未娶妻。這杭城的紳士大族，都要將姻戚嫁他。情願厚賄粧奩，只要面他這個乘龍佳婿。衆媒婆絡繹不絕的反來求着蔣青巖。怎奈蔣青巖只是不允。向那衆媒人說道：「你們衆人不必常來煩，瑣料這些粉粧純帛，俗女凡胎。那里是我蔣青巖的對子。則除非是色如西子，才似文姬，德比孟光的方纔可名。」衆媒人聞言，胸中暗想道：「難。只是蔣相公這樣有品，也須是西子王嫱，纔配得他。遇衆媒人從此不復再來。蔣青巖也全不以此為念。一日正值三月初旬，天氣晴和，柳肥花瘦，不覺動了遊春之興，寫了兩個箇帖兒，喚過隨身一个書童，喚作伴雲的，來到跟前，吩咐道：「你可速將這兩個帖子送到城內張顧二位相公處，說我在家專候，即來回報。」伴雲領命而去。却說那張顧兩人，一个是張

吏部之子名平，字澄江。一个是顧司徒之子名成龍，字躍仙。這兩人都是文章魁首，風雅班頭。青年妙品，也都未曾娶妻。與蔣青巖為八拜之交。心同道合。這日他兩人都在家裡見守門人傳進蔣青巖的帖子。兩處都忙喚。消息傳前後，望蔣青巖宅中來。蔣青巖立在門外迎住。三人携手同到內書房中坐下。伴雲忙去捧茶。蔣青巖向張澄江顧躍仙說道：「連日春光明媚，湖山可人。兩兄何以下一見顧？」張澄江答道：「連日因老母抱恙，不敢少離。今日小安，正欲遇訪，而尊簡適至，別無他故。」蔣青巖道：「小弟不知老伯母貴體欠和，有失問候，不知躍仙兄亦有何事？」躍仙道：「小弟連日為檢點先君遺稿，發刻編次，方完。正欲拜求火序，以光卷首。蔣青巖道：「老伯生前功業文章，素為海內推服，急宜付梓。以為後輩典型，兼見吾兄大孝。此為誼。」

舉甚當。拙序義不容辭。但恐后生才淺，不免佛頭着糞之诮。三人說了一會。蔣青巖道：「今日天氣佳甚，小弟已備下一樽，與兩兄同遊霸光靈隱。」一覽花柳之盛，晚間便宿小齋。同過湖心亭看月。何如張澄江和顧躍仙連聲答道：「使得使得。自來我杭人遊湖，多是白晝從不曾月下。須畧蔣青巖道：「兩兄不知那月下湖光的妙處，真个难以形容。于今且去游山。到晚間試看便知。」正說間，伴雲走來稟道：「轎已齊備，酒席已先去了。請相公起身。蔣青巖聞言，便同張澄江、顧躍仙一齊到門外上轎。三乘轎子緩緩而行，只見那一路上游人如蟻。車馬成行，卽垂花箋水綠山青，好生可愛。有詩為証：

柳肥花綻暮春天。

水綠山青滿目前。

今古游人將不去。

年上載酒醉山巔。

三乘轎子行不多時已望見靈隱三人一齊下轎携手而行但見那些游客如雲一个都下了轎子雜在男子隊裡游玩這蔣青巖張澄江顧躍仙三人者那些婦女都是粉粧脂補的物事絕無一人入得他三人的眼睛他三人同到冷泉亭上坐了一回又到飛來峯下游玩半晌串了一回洞然後絕進靈隱寺中去隨喜這年寺中到了一位善知識喚做自觀和尚在寺內談禪因此比往年更覺热闹蔣青巖等三人素厭和尚怕去相見只就在大殿上隨喜了一會便從後路覓望輪光而來未至平山早見衆家人檢了一塊平地而鋪下氈子擺了酒飯見蔣青岩到了一齊垂手側立張澄江道我們既要登頂何不竟將酒席移到山頂上去蔣青巖道

小弟愚蠢也正是如此忙分付家人移席上山他同了張澄江顧躍仙後緩緩而上一步一步來到輪光絕頂此時日已過午三人俯仰四顧見天無片雲空翠欲滴青山万疊古木千章真有振衣千仞崗躍足万里流之勢這輪光頂上還有一件大觀頑曜仙用手指着向蔣青岩張澄江二人道二位兄長你看那綠況的之潮黃滾的是江山一的是海耶江湖之間人烟攘攘的一個大圈子便是杭城真好大觀也蔣青巖和張澄江二人看了一會都道壯哉壯哉如此好光景湏各賦一詩庶不負此游若默然而歸豈不令山靈笑人乎顧躍仙便向蔣青巖道今日吾兄是三人就請吾兄限韵蔣青岩道眼前光景佳甚若限韵拘体便受其縛這都是近日那些讀日記故事的時與山人詞客出醜的圈子我們還是

任情縱筆為妙。張澄江顧躍仙都道。此論最是。蔣青岩便分付家人將樽前一个罰杯。滿篩一盃熱酒。向張澄江和顧躍仙道。如此酒寒而詩不成者。罰跪飲三大杯。說罷三人或仰面或俯視。或舉杯不語。不半晌。蔣青岩喚伴雲取隨身紙筆過來。那伴雲忙去捧過一个拜盒。安在檀上。取出端硯紫顏古墨。名箋。擇得停當。蔣青叢不慌不忙。展開箋紙。提起筆來寫上一首詩道。

春光携手止韜光。

仰探虛空俯大荒。

半勾西湖沉翠黛。

無邊東海浴扶桑。

入烟城郭圃上裡。

江水魚龍渺長。

多少興亡多少恨。

一杯同與吊斜陽。

蔣青岩寫罷道。便是顧躍仙接過筆去。寫詩一首道。

絕頂天風細。低頭海氣深。江聲流日夜。一湖水歷春秋。  
共此一樽酒。真同萬里游。杭城剗片土。彷彿繫孤舟。

顧躍仙剛才寫完張澄江的詩也做完了。提筆寫來一首絕句道。

江流一線海茫茫。潮水西來落日黃。

報道湖中歌舞歇。幾多車馬入錢塘。

三人題罷。一齊擎到樽前。大家輪着互相贊賞。蔣青岩命伴雲試那杯中酒氣尚溫。笑道。我輩恨不與曹家郎同時。令彼七步獨得千古。三人大笑。張澄江道。只小弟這二十八字。太討便宜了。顧躍仙道。不朽之句。正不在多。三人又痛飲了一回。然後携手下山。仍從靈隱舊路而回。剗到山門。只

見一个小沙彌前來迎住道。老和尚知三位居士今日在山上。美酒佳肴十分醉飽。又各有題味。未免勞神。備有苦茗一壺。替三位居士解渴消煩。遣小僧在此迎候。請到方丈一叙。蔣青岩聞言。向張澄江和顧躍仙笑道。那自觀和尚想亦是趣人。我們同進去會。如何張澄江和顧躍仙依言一齊同了那沙彌來到方丈門首。那小沙彌先進去啓過那自觀和尚。然後蔣青岩等三方統同進方丈。且看那和尚怎生模樣。

褊袒右肩。双瞳如電。鬚眉似雪。穩坐蒲團。稜上頭骨如拳。隱三毫光滿面。若非羅漢重生。定是菩薩出現。

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齊向自觀和尚作禮。自觀和尚立起身來。打了一個訊笑。嘻嘻道。居士們好瀟洒也。老僧備下一瓶苦茶。要與三位居士湯。

潤詩腸。清口醉眼。分付沙彌篩了三盃茶。送到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手中。三人吃罷。都覺口舌生香。眼清神爽。將先前的酒氣都消歸大海中去了。自觀和尚問他三人的出處行藏。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大略說了幾句。只有蔣青岩長嘆不語。自觀和尚笑道。居士心中敢是有甚不出處。老僧已看破多時了。居士豈不知那龍逢比干。一堆荒草。伯夷叔齊。這個餓夫便是那秦皇漢代至今又是幾度興亡了。這段公案。且湏放過一旁。于今老僧有个商量。却非老僧杜撰。本是三位居士的前數。老僧寫得明白。封在此間。三位居士帶回去。細細觀看。此后前半段的事件。都在上面。後半段却由得居士們自家主張了。說罷。自觀和尚便向袖中取出一個封兒。封得十分堅固。遞與蔣青岩。蔣青岩見自觀和尚便向袖中

言不凡相貌奇異，料其中必有緣故也。不好當面輕拆。三人作謝而別。沙彌送他三人到方丈門外拱手道：小僧不及遠送了。封內事居士們還要及早求謀。休孤負了老僧這段婆心。三人唯唯而別。此時日已酉，泥蔣青岩等三人。因那封兒都懷了一肚猜疑，要拆開觀看。又因途中不便，只得上轎回家。到了家中，已是上燈時候了。蔣青岩也不待吃茶，忙忙分付上出燈來。取出封兒同張澄江、顧躍仙等開拆了。兩層紙裡面，總出一個柬帖兒來。蔣青岩取出那帖兒看時，上面却是一首四言八句的離

詩道：

三鳳東飛。

皆得其凰。

惡風吹水。

散我鴛行。

奮身而前。

頭角廟廊。

破鏡重圓。

明月輝光。

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都理會不出。蔣青岩道：這頭兩句，都是憑我婚姻之事。東飛是要我們東去。後六句却難解說。張澄江道：小弟數日內，正要拉兩兄同渡錢塘，共游東浙，訪山陰之勝。今日看來，正合了這個東家。何不明日即使起身，試走一遭？兄意何如？蔣青岩和顧躍仙都喜道：弟輩亦有此因久矣，倘得吾兄相携，誠為快事。明早各去束裝，午間便啟。江如何？三人商議已定。蔣青岩吩咐家中，安排酒飯。送在湖船上，看月正說閒話。雲陡起，雷雨交作。蔣青岩向張澄江、顧躍仙嘆道：天道莫測，即一飲一酌，皆不可預定。古人云：行樂當及時。此語良可念哉！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都為之浩歎。蔣青岩便教將酒席擺在所上，三人同飲。至二鼓，三人同榻而卧。次日黎明，張澄江、顧躍仙二人各自回家取拾行李。已

後蔣青岩和顧躍仙都到了張家。各帶兩三個家久書童押了行李。一同出城上了渡船。這日風順。不上一餐飯時已到了蕭山縣。次日起早到認興城外。當下就在城外覓了一所潔淨僧房住下。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躍仙議定先遊会稽。隔夜分付家人催下三乘輪三頭駝。次早各帶一個僕僕。及隨身鋪蓋。其餘的家人看守行李。一齊起身望會稽山來。這今稽是海內的名山。奇秀甲天下。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者是也。這山內所有古今來的勝蹟不可枚舉。蔣青岩同了張澄江顧躍仙一路行來。到了山下尋了一個幽雅的下處。安了鋪陳。他主僕六人便一齊入山。訪古問勝。窮幽極奧。一連游了數日。或登高或眺遠。或飲酒或賦詩。或悲歌長嘯。無所不至。游完了會稽。又到諸暨縣去。離山訪西子故居。浣紗遺址處。

都留有題咏。他三人一路上你

都有與。正是

山靈有幸逢才子。 絲筆題詩方上頭。

三人一連又在苧蘿山中游了兩日。大家都覺困倦。回到下處休息。這下處也是一个隐者之居。依山就石。松柏參差。水雲繚繞。正是

山靜似太古。 日長如小年。

這日蔣青岩偶然到門外閒步。只見一群蝴蝶將近數十。其大如掌。五色繚爛。自西飛來。直望着東邊山內緩緩飛去。蔣青岩見了十分驚羨。心中想道。吾聞蜂蝶所向。必有奇花異卉。我不免跟着他進去看。也是一件趣事。一邊想。一邊望着那群蝶兒走去。你道可是作怪。那群蝶兒飛了一會。見蔣青岩走不上。他又歇在樹上艸間。就像等待之狀。見蔣青岩走近。

他又飛起恰如引路一般直過了四个山崗到了第五箇山崗之內有一塊平坦地面約百餘畝寬濶中間高槐大柳茂林修竹四圍峯密層疊禽滿耳恍然仙境蔣青岩也無心觀看景致直跟定那群蝶兒走去走了數十步只見那茂林中露出一角青粉高牆來再轉數步見一座門樓兩扇竹扉半開半掩却不像人家的大門蔣青岩抬頭一看見那門上釘着一个扁上寫着后桃源三个大字並不會落款蔣青岩方知是个大家的園子那群蝶兒竟往園內飛去蔣青岩心待跟那蝶兒進去又恐怕被人盤問欲待不進去想那群蝶兒飛來的光景却像有些緣故心中左思右想只得讓那群蝶兒先去蔣青岩在門外想了半晌道無妨無妨便是大家的園亭也是容人游玩的便有人撞見我自有話對他算計已忘故

開脚步竟往園內走來行過一帶迴廊轉過業番糊茶繡架只見一灣流水兩岸桃花真个可愛蔣青岩看了半晌遠望見對岸的樓閣縹緲欲待過去奈無舟可渡只得沿岸行來忽見幾株深柳籠住一條板橋蔣青岩心中甚喜將衣袖分開柳枝輕走上橋來你道可又作怪那群蝶兒正在這橋上飛舞蔣青岩暗道了幾声奇怪那群蝶兒見蔣青岩到了他便望前飛去蔣青岩想道這群蝶兒頗似有因我于今到底直跟定他討令下落又隨着蝶兒轉灣抹角遍了幾處亭臺池館隱見朱扉半啓蔣青岩走到門邊聽得裡面有婦女聲音恐是人家內宅只得閉在湖山石邊聽那裡邊說話不妨裡面走出一个青衣女子來年可十三四歲朱唇皓齒鬚髮齊眉打扮不惡手中擎了一把團扇見了那一群蝶兒忙了

用扇去扑。口中叫道：韓姐，你看好！一群大蝶兒快來，住他耍子。蔣青岩連忙躲到一座牡丹臺下偷眼觀着，門內看還有甚人出來，不半晌，那門內果然又走出一個女子來，年可十八九歲，生得十分俏麗，怎見得：

體態輕柔，容顏秀雅，湘裙下三寸金蓮，雲髻中兩行翠鳳，体似楊柳，小纏腰，賽過櫻桃樊素口。

那女子身穿了一件綠色春衣，手擎了一把葵花宮扇，望着那青衣女子，問道：蝶兒在那裡？青衣女子道：方纔一瞬蝶兒都被我扑散了，止扑得一个在此。我擎與小姐看去，那綠衣女子道：小姐更衣去了，也好就來。說猶未了，只聽得門內步搖，早出一位絕世的佳人來，怎見得：

二九芳年三春美景，黑髮如雲，蛾眉露兩行新月，紅顏似玉，朱唇含

一 點丹砂，不長不矮，不瘦不肥，宜喜宜嗔，宜顰宜笑，薄羅衣，新裁綢  
子，凌波襪，淺襯湘裙，真是王嬌再世，宛如西子重生。

蔣青岩偷眼觀見那位佳人，不覺魂飛天外，暗稱羨道：我蔣青岩二十歲，不信世間有這等絕色的女子，莫不此處是甚神仙境界麼？又想道：我方纔聽得那兩個女子稱他做小姐，想必是甚縉紳之女，如今我躲在此間，萬一遇着他家的家人院子，豈不弄出事來？又想道：我蔣青岩這般人品，便上前與那小姐見個禮，道声萬福，他也未必見拒。正躊躇間，只見那青衣女子將手中的蝶兒送到小姐跟前，道：小姐你看這個蝶兒，生得這般樣大，如此燦爛，真個好耍。小姐接到手中，細細觀看，說道：果然這樣蝶兒，從來罕有。你却不該扑散了他的伴侶，他一片愛花情佳，尋春至

此只該聽他在花間飛舞。點綴春光，朴他則甚。那綠衣女子在旁說道：小姐這篇議論，真可謂現身說法。這蝶兒也須點下。小姐微微笑了一笑，蓮香姐，你可將這蝶兒到那百花深處放了。令言早去尋群逐隊，莫耽誤了他的良辰。綠衣女子隨即接到手中，輕移蓮步，走到一株碧桃花下，抬頭來，正待放那蝶兒，忽然到退幾步，口中道：呀！你是甚人？因何到我內宅來？那青衣女子在後面聽得，連忙跑來觀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華桑玉命題親考試

蔣青岩出像擬嬌嬈

詞曰：春如此蝶也要尋儔，但勾引書生來不去。自誇才曠世，怙得陰

陽西字，就着湖山考試，多少溫柔難比喻。歸來聞自擬，右鋼韻金門話說那綠衣女子，因去放那蝶兒，恰好與蔣青岩擦不滿懷，蔣青岩躲閃不及，正要上前見禮，只見那個青衣女子跑將來，一眼看見蔣青岩，高声叫道：小姐小姐，一個戴巾的賊！那綠衣女子，還且莫高聲，待我們問他一个來歷，再喚院子拏他，也不為遲。蔣青岩聞言，知這綠衣女子是個在行的，便大搖大擺走上前來，正要向那綠衣女子作揖，不料那小姐聽得，園中有賊，也走到遇那太湖石邊來了。見蔣青岩走出來，一時不及迴避，忙將手中的扇兒遮住了，那吹得通彈得破的嬌臉兒，這蔣青岩便大着胆，上前向那小姐深揖，一个肥佬道：小生一時誤入桃源，驚動仙娥，望乞恕罪。小姐欲退不能，只得站住，向那綠衣女子道：韓姐，你可問那生姓甚名。

誰何處人氏。為甚大胆撞入我內宅。是何人領他進來。問个明白。喚院子來。扭他去見老夫人。以便送官究治。蔣青岩聞言。也不待他來問。竟將手一拱道。小生姓蔣名岩。字青岩。家住西子湖邊。因慕湖東山水之勝。同了兩個知已。一路尋春到草蘿山下。訪西子故居。求浣紗遺址。半間偶爾閒行。看見一群蝶兒可愛。因跟定那群蝶兒走來。不料那蝶兒竟飛入尊園。小生亦信步相隨至此。非敢冒犯粧臺。小姐若要帶小生去見老夫人。須帶那群蝶兒同去。那綠衣女子不覺失笑。道癡秀才。那蝶兒是無知之物。不過聞得花香。尋花至此。你是个讀書之人。豈不知內外。怎敢擅自到此。蔣青岩道。小娘子差矣。那無知的蝶兒。尚曉得尋花。我蔣青岩。難道反不會尋花麼。且適間聞得小姐憐那蝶兒失了伴侶。已令小娘子放入花叢。

難道我蔣青岩這等一個曠世才子。獨不蒙小姐之憐乎。那綠衣女子道。那秀才你休出大言。怎見得你便是個曠世的才子。俺小姐也是一個女中蘇李哩。蔣青岩道。如此小生失敬了。綠衣女子向小姐道。小姐。那秀才像是個書數子。望小姐饒了他的罪名。放他出去罷。却說那小姐這一会在扇兒旁邊偷看。見蔣青岩風流俊俏。神清品俊。心中暗稱羨道。世間有這等男兒。豈非神仙中人乎。更聽得蔣青岩以才子自任。又想道。這生如此人品。料非白丁俗子。待我試他一試。因向那綠衣女子道。我聞那生。既稱自稱才子。不知可會吟詩。蔣青岩連声答應道。頗來得。請小姐題限。便用四字為韵。立刻要七言律詩一首。做得出時。放他出去。做不出

誰何處人氏。為甚大胆撞入我內宅。是何人領他進來。問个明白。喚院子來。扭他去見老夫人。以便送官究治。蔣青岩聞言。也不待他來問。竟將手一拱道。小生姓蔣。名岩。字青岩。家住西子湖邊。因慕湖東山水之勝。同了兩個知己。一路尋春到苧蘿山下。訪西子故居。求院紗遺址。草間偶爾閒行。看見一群蝶兒可愛。因跟定那群蝶兒走來。不料那蝶兒竟飛入尊園。小生亦信步相隨至此。非敢冒犯粧臺。小姐若要帶小生去見老夫人。須帶那群蝶兒同去。那綠衣女子不覺失笑。道癡秀才。那蝶兒是無知之物。不遇間得花香。尋花至此。你是个讀書之人。豈不知內外。怎敢擅自到此。蔣青岩道。小娘子差矣。那無知的蝶兒。尚曉得尋花。我蔣青岩。難道反不會尋花麼。且適間聞得小姐憐那蝶兒。失了伴侶。已令小娘子放入花叢。誰道我蔣青岩。這等一個曠世才子。獨不蒙小姐之憐乎。那綠衣女子道。那秀才你休出大言。怎見得你便是個曠世的才子。俺小姐也是一個女中蘇李哩。蔣青岩道。如此小生失敬了。綠衣女子向小姐道。小姐。那秀才像是個書數子。皇小姐饒了他的罪名。放他出去罷。却說那小姐這一会在扇兒旁邊偷看。見蔣青岩風流俊逸。神清品俊。心中暗稱羨道。世間有這等男儿。豈非神仙中人乎。更聽得蔣青岩以才子自任。又想道。這生如此人品。料非白丁俗子。待我試他一試。因向那綠衣女子道。我聞那些。題綱自稱才子。不知可會吟詩。蔣青岩連声称道。頗來得。請小姐。題限四字。便用四字為韵。立刻要七言律詩一首。做得出時。放他出去。做不出

時便是個假斯文。即便扭去見老夫人。蔣青岩聞言笑了一笑。望着小蝶一揖道。小生領題了。只恐取笑大方。蔣青岩此時要顯他的手段。真个拂速不上一盃茶時便道詩已成了。借紙筆過來。只見那綠衣女子早已擇得文房四寶來到。綠衣女子叫他安在石上。讓蔣青岩書寫。蔣青岩看那文房四寶。件件精良。只那筆尖兒上還做口脂香哩。蔣青岩將一張錦牋拂開。提起筆來。恍如雲龍躍海之勢。一揮而就。小姐和綠衣女子在背後看了。那暗上驚羨。蔣青岩放了筆。將詩稿高捧了。走到小姐跟前。雙手呈上道。小生偶爾狂言。幾被小姐考殺。于今胡亂寫完。望小姐改正。那旁邊青衣女子忙來接上去。遞與小姐。小姐展開一看。那詩道。

## 作隊尋春画閣西。

## 舞衣新剪學深閨。

侍兒豈為傷春惱。

團扇生教失伴啼。

何幸掌中憐隻影。

重令花底覓雙栖。

慈悲金屋人難到。

從此天台路不迷。

小姐看了這詩。不覺驚倒。悄悄向綠衣女子道。好詩好詩。真不字上珠玉。筆上龍蛇。自負高才。良非虛語。此生料不是鼠竊狗偷之輩。放他去罷。綠衣女子道。小姐見得極是。我看那生人物風流。才情高曠。世間那有這等賊子。只可惜是個男子。若是个女人。豈不做得小姐的一個對手。于今趁早放他回去。恐怕院子們來撞見。將他凌辱。說罷。向蔣青岩道。那秀才俺小姐見你的詩好。念你是个斯文人。不擎你去見老夫人。着你速回去。不得再來。蔣青岩聞言。遂向小姐深一揖。謝道。小生下里巴音。蒙小姐

重嘉庶覺惶恐。敢求小姐尊作一觀。綠衣女子道：俺小姐的著作從來不肯示人。你休得只管胡纏。青衣女子在旁道：要看便與他看。也嚇他一嚇。莫讓他說嘴。便將手中團扇向蔣青岩面前一擲。道：這扇上面便是小姐的佳作。你快上看了。蔣青岩連忙拾起那扇兒細細观看。原來就是一首咏這團扇的五言古詩。那詩道：

團扇復團扇。莫近秋風面。秋風動拋擲。眼見蝶絲亂

懷古憶班姬。良時易遷換。譬如明月光。三五難常見。

蔣青岩看了一遍。將那團扇端正放在太湖石上。把衣冠整了一整。恭恭敬敬向那團扇拜了四拜。說道：奇才奇才。直可與曹大家蔡文姬並駕。爭先真令小生愧死矣。正說話間。忽聽得樹林影裡有人走動。把小姐和那兩個女子都嚇癡了。忙上兩步做一步。走將進去。將門兒閉了。正是：

閉門不管窓前月。 分付梅花自主張。

蔣青岩也驚得戰抖了。躲向一個石洞裡邊去坐着。聽了半晌。不見有人來。只見一個白貓兒。啞了一尾金魚。後面一個黑貓兒趕來。爭奪。却非人走。蔣青岩方絕心定。閃出身來。將那門兒一望。正閉得緊緊的。裡面悄無人聲。心下十分惆悵。欲待去敲那門兒。又恐怕惹出事來。欲待回去。又覺難捨。獨自一个立在那門外。自言自語道：世間有這等嬌嫩女子。我蔣青岩今日好佳遇也。那小姐幾番在扇兒旁邊將我偷觀。十分垂盼。千我便是那两个女子。也都是妙人。我想那自觀和尚之言。莫非就在此處。若在此處便不該有這番驚阻了。又轉想道：差矣。差矣。世間那得有一見。

便成的事。從來佳人才子要得成就姻緣。也不知費多少精神。耽綴多歲月。況我今日也可謂受用了。只恨不曾問得他的姓名。我于今再等一等他。怕那兩個女伴再出來之時。待我問他一个詳細。正癡疑間。只聽得墻頭上有人低低說道。蔣秀才蔣秀才。老夫人來了。你可速速回去。蔣青岩抬起頭來。到不見人。蔣青岩心慌。只得長嘆一声。尋路而回。剛起不上三五步。忽然住了腳。看見那蒼苔之上。有三隻小腳印兒。蔣青岩認得他三人先時站的方向。忙忙低下頭去伏在小姐那隻小腳印兒上。聞了又聞。嗅了又嗅。低低說道。僚的小姐好香也。我蔣青岩不知幾時。纔得親手捏一捏兒。留連半晌。抬起頭來。見日已沉西。匆匆走出園來。忘了來時的舊路。正在左右顧盼之間。剛剛遇着一個白頭老翁。倚杖而來。蔣青岩上前迎住。拱手問道。老丈。這里到苧蘿山從那一條路去。那老翁用杖指着道。一直西去。過了五個山崗便是苧蘿山了。老夫也有一半路同行。蔣青岩聞言甚喜。讓老翁前行。自己隨後。一面行一面問那老翁道。方纔那個后院。是誰家的園子。那老翁道。秀才你原來不知。這便是陳朝湖州刺史華中葵先生的隱居。他因陳亡不肯仕隋。造這所園子。隱居于此。十餘年不入城市了。半月前約了敝山两个老友同去游雁蕩去了。蔣青岩聞言。大驚道。原來就是我中葵姑父。我幼時聞得先人常說他襟懷曠達。雖少年青紫絕不矜誇。自陳亡之后。杳無消耗。誰知隱居在此。心中十分歡喜。想道。方纔那女子不是我表妹。便是他的妹子。我不免再問那老翁。問說道。如此看來。那華老先生。真是一个高人了。可知他有幾個兒子。那

老翁道問起這件事來，真個天道無知。那華老先生為人極其仁厚，他老婦今年都是望六的年，已房中也。有幾個姬妾侍兒，都不生育，竟做了個道無兒。且喜中郎有女，夫人蔣氏一連生了三個女兒，長的名喚柔玉，第二掌珠，第三步蓮，聞得這三個女兒，都是天姿絕世，才學驚人的。大女兒柔玉，又是這三人中的白眉，才色更勝。那華老先生愛之如寶，誓要選天下三個絕頂的才子，方縛嫁他。因此至今尚未許人。蔣青岩聞言，喜得心花都開了。想道：「方纔我撞見的，定是柔玉小姐了。怎麼就有三個？」那自觀和尚的詩頭兩句，有些影響了。且世上除了我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三人的才品，那里還尋得第四个出來？若明日見了姑父姑母，曾教送上門來。正說話間，那老翁拱手道：「老六，從此南去，秀才可望西走。再過兩個山崗，便是苧蘿山了。」蔣青岩拱手作謝，別了老翁。此時正是三月十五日，巳酉沈月，明如晝。蔣青岩趁着月光，找到下處，張澄江和顧躍仙見了，忙來接住道：「青岩兄，你在何處去？」這一日，小弟二人差人四下尋覈，恐怕這山中有虎狼，十分耽心。蔣青岩笑盈盈道：「虎狼到沒有，却有婢娟。」張顧二人聞言笑道：「青岩兄欺我，如此深山，那得有甚婢娟？」蔣青岩道：「二兄曾聞西子玉嬌生在那個城東中的。且待小弟坐定了，想像一想像，再述與二兄知道便了。」張澄江顧躍仙都道：「蔣青岩與他取笑。」不料蔣青岩坐在一邊，將眼睛閉了一回，又開一回，那件雲捲遇晚飯來，他也不吃。口中自言自語道：「好一群蝶兒呀！」一湾桃花流水也。敢是天台麼？這座橋兒好生幫襯你看，丹樓画閣，綉幕珠簾，敢是金屋瑤臺麼？仙女來，怎樣生

二朝葉某  
卷一 第二回  
老夫便是苧蘿山了。蔣青岩拱手作謝，別了老翁。此時正是三月十五日，巳酉沈月，明如晝。蔣青岩趁着月光，找到下處，張澄江和顧躍仙見了，忙來接住道：「青岩兄，你在何處去？」這一日，小弟二人差人四下尋覈，恐怕這山中有虎狼，十分耽心。蔣青岩笑盈盈道：「虎狼到沒有，却有婢娟。」張顧二人聞言笑道：「青岩兄欺我，如此深山，那得有甚婢娟？」蔣青岩道：「二兄曾聞西子玉嬌生在那個城東中的。且待小弟坐定了，想像一想像，再述與二兄知道便了。」張澄江顧躍仙都道：「蔣青岩與他取笑。」不料蔣青岩坐在一邊，將眼睛閉了一回，又開一回，那件雲捲遇晚飯來，他也不吃。口中自言自語道：「好一群蝶兒呀！」一湾桃花流水也。敢是天台麼？這座橋兒好生幫襯你看，丹樓画閣，綡幕珠簾，敢是金屋瑤臺麼？仙女來，怎樣生

得這般嬌媚。莫不是杜蘭香蠱變成我蔣青岩的魂靈兒飛到船摩天去了。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看了大驚。只疑蔣青岩在山中遇了鬼魅害了瘋狂。二人忙走上前向蔣青岩道。青岩兄你平日極老成的。怎麼今日做出這樣舉止來。敢是遇了甚山妖木客麼。放正經些。去睡罷。蔣青岩邏兩兄你去坐在一邊。待我想像宗了。與兩兄細講。只怕兩兄聽見。比我還要想得狠哩。張顧二人聽得蔣青岩的語言清醒。料是有些緣故。只索走過一邊。看他做作。蔣青岩立起身來。抖衣服。深一揖道。小姐拜揖。又一揖道。小娘子見禮。好難題目。幸得遇了我。蔣青岩是個不怕難題的。若是別人。怎生是不該罷。將自己做的放蝶詩。吟了一遍。原贊了。隨後又將那華小姐的團扇詩朗吟一遍。道。仙才仙本我不如也。你看那小姐在房兒底下。觀着小生哩。好一雙俊眼兒。小生怎生消受得起。又忽然將手中的一條汗巾兒。連打幾下。道。你這孽障。我只道是人。原來是你。將我嚇了這一驚。呀。怎生將門兒緊了。閉上了。呀。老夫人來也。你看這兩鈎脚印兒。香氣襲人。便值一萬兩黃金。說罷向張澄江和顧躍仙道。兩兄遭終小弟想像的這種情事。可好麼。張顧二人道。好則好甚。只恐世間無此佳遇。聽吾兄說來。則除非是桃源洛水。若道是人間有的。小弟們終不敢盡信。蔣青岩道。兩兄不信麼。請靜坐一坐。聽小弟細呈始末。蔣青岩便將這段佳遇。直從跟那群蝶兒去。及後來同那老翁轉來。一字不遺。向張澄江顧躍仙說了。道這等情事。豈非登仙。張顧二人聽了。不覺拍案大叫道。奇哉怪事。怎生我們今日便沒緣法。且又恭喜吾兄遇了骨肉。吾兄湧急上去。

胡榮某

拜認令姑母那位小姐。將來一定屬吾兄了。蔣青岩道。依小弟看來。那自觀和尚的詩頭兩句。將來有些光景。顧躍仙道。正是。恰好是三位令表妹。但恐小弟們無此福耳。蔣青岩道。此事只恐小弟無緣。若小弟得遂少不得替兩兄作成。必不負言。張顧二人忙起身來。向蔣青岩一揖。蓮多承高誼。但望吾兄勿忘今日之言。蔣青岩笑道。兩兄方纔。唉。小弟做作兩兄于今為甚也。做作起來說罷。三人大笑。當夜備了酒飯。三人在月下把盞。怎奈蔣青岩懷着滿腹相思。便是張顧二人也。做了相思陪客。勉強飲了幾杯。各人都去就枕。蔣青岩在枕上輾轉反側。將日間的情事從頭徹尾。做成四首七言律詩起來。趁着月光寫在紙上。那詩道。

偶隨蝶蝶探春風。

何幸仙源有路通。

水映絳桃西子面。

花沾白鶯雪兒紅。

藍橋險被垂楊誤。

綉閣真將閨苑同。

雲裡雙成環珮近。

此身端擬在天宮。

其二

笑指雙鬟放蝶羈。

惜花情性見人稀。

月裁園扇忙遮面。

霞染輕綃巧製衣。

更有才華如謝女。

若經圖画似明妃。

詩成許我稱才子。

可得雲霄並翅飛。

何意金闕得此人。

其三

詩題團扇勝陽春。

女中蘇李言非謬。

字裡鍾王筆有神。

正喜秋波總顧客。

忽驚風影却潛身。

蒼苔獨剩金蓮印。

滿地餘香不染塵。

其四

芋蘿山下月明時。

修竹似看人嬾。

昔為繡被頻沾體。

誰把此情聊寄語。

蔣青岩披了衣裳拏了這詩稿在房中走來走去細上吟哦向著月光。

月老月老我蔣青岩做了這葉好詩若不得與華柔玉成就姻緣你便。

也憐孤枕夜支離。

願作霜毫學画眉。

綠楊如見影施山。

坐想桃源入夢遲。

靈了說從新去睡天微明即便起來梳洗。張澄江顧躍仙一齊笑喜。走到蔣青岩房裡問道。青岩兄。夜來曾入襄王夢否。蔣青岩也笑道曾入夢來見兩兄也在那裡觀望哩。三人相視而笑。蔣青岩遂將昨夜約詩稿遞與張顧二人觀看。他二人看了一遍。大叫道妙絕妙絕。方可與高唐賦並傳不朽。使我兩人神游其間。小弟兩人。昨夜也各有一首絕句。特來請教。張澄江便向袖中取出一張詩稿來。遞與蔣青岩。蔣青岩從頭細看。頭一首是張澄江的詩道。

有客尋春喜遇仙。

花爭嬾嬾玉嬋娟。

老僧詩句如能驗。

願將明珠塔上懸。

第二首是顧躍仙和韵的詩道。

蔣子今大一謫仙。

却從花底晤婵娟。

重游好帶丹青去。

為寫春客座上懸。

蔣青岩看了贊道：「兩作甚佳，真是情種。老和尚決然不謬。兩兄但坐而待之。」顧躍仙道：「吾兄也好備辦去見令姑母了。」蔣青岩道：「小弟正在比間打點禮物，奈客中不曾帶得。所有不過三四色，不知兩兄可有甚禮物帶在身邊否？」顧躍仙連忙答應道：「有。」小弟帶得有十六色一分厚禮，打箋轉到紹興送一個年伯。今吾兄只湏換一個禮帖便了。」蔣青岩道：「如此妙甚。忙去取了一個紅全柬來。」焰依顧躍仙禮單上開寫，只後面換了一柄詩扇在內。拜帖上竟寫愚內姪蔣岩百拜，打點完備。分付院子催了一乘山轎，坐了，和伴雲捧了禮物，擎了拜帖。蔣青岩向轎夫說明了去路。

竟望華利夫宅中來。要知蔣青岩怎生認親，且聽下回分解。

青谿醉客圖  
華柔玉與蔣生兩人天緣奇遇，自不必說。余猶愛韓香爭事，生情語；接寢，况蔣生心中有要說未說的話，都被他輕口一語挑撥出來。真賞鑑真憐才，非一切邪淫妾婢之比。

第三回

認姑娘中堂感舊。  
因表妹東院留賓。

詞曰：綠楊芳艸山中路，訪舊尋親去相逢。執手話哭亡，惟有昔年双燕語雕櫻。○憐才特地留將住，可是姻緣處。軒名三鳳廳，僧言并着時光耽悶不空還。

石調虞美人

話說蔣青岩坐了轎子，不一會到了華宅大門首。那華宅的大門，是朝南

開的。外一帶竹籬高樹。進了竹籬。纔是正經牆門。只見大門緊閉。門上寫着一付對聯道。

避人如處子。

不死媿忠臣。

蔣青岩下了轎子。一个老院子擎着名帖。一个院子上前打門。打了半晌。方纔走出一个白頭院子來。開了門。首見蔣青岩。立僕多人。那院子問道。相公是那里來的。家老爺抱病多年。隱居山中。久不接見尊客。半月前往雁蕩山養病去了。不敢領帖。說罷。就要關門。蔣青岩道。你且住了。我不是外客。我便是你家蔣舅老爺的大相公。多年不知姑老爺。姑奶奶的消息。今日特訪問至此。決要一見。若姑老爺公出。便要見姑奶奶。你可進去稟。那院子聽了。驚訝道。原來是舅老爺的公子。請到廳堂坐下。待小人進去稟。蔣青岩便走到廳上坐下。那老院子忙走到中門邊。那中門都是落鎖的。院子擊了一聲雲板。裡面方纔走出一个老婢來。問道。有甚說話。那院子道。你可去稟知老夫人。說蔣家舅老爺的公子在外候見夫人。有拜老爺的名帖在此。你帶進去與夫人看。那老婢聞言。連忙走將進去。不半晌。又同了三四个丫頭。一齊出來。將鑰匙開了門。向那老院子道。快請蔣官人到內堂相見。老夫人專等。那白頭院子忙跑出來。向蔣青岩道。官人老夫人有請。蔣青岩忙整衣冠。恭敬走將進去。伴雲捧了禮物。相隨。衆丫頭。養娘。依舊將中門掩了。蔣青岩將到中堂。華夫人走近前來。一手挽住道。姪兒。我與你一別十有六年。怎生便這等長成。不敢不記得我做姑娘的了。蔣青岩且不回言。納頭便拜道。父違姑母大人尊範。貨

罪負多。今得相見。喜出望外。華夫人再三將蔣青岩扯起。蔣青岩隨將禮單呈上。華夫人道。你我至親。何湏行這套禮。留待你姑父回來。壁謝罷。將禮單遞與手下丫頭收過。然後讓蔣青岩坐下。蔣青岩看華夫人雖然年已望六。却還十分清健。因想起自己的父母。不覺慘然。華夫人問及哥嫂。聞得已經亡過多年。十分傷痛。茶過三巡。姑姪兩人各將亡國以來十五六年中的行藏出處說了一遍。彼此嘆息一回。蔣青岩故意問道。十六年來。不知姑娘曾生過幾位表弟。華夫人聞言。不覺長嘆一声。道。姪兒。你休題這話。你姑父生平無甚過惡。不料上天竟不肯與他一个后代。僅生得三個妹子。蔣青岩道。原來如此。既有三位妹子。何不請出來相見。華夫人道。他少不得出來拜見。只怕梳洗尚未完哩。當時分付手下一个丫頭。

頭道。你去看三位小姐梳洗完備。未曾道。蔣官人在此。請三位小姐出來。相見了頭領。命去了。華夫人即分付厨下。收拾酒飯。不一會。卯丫頭來回覆道。三位小姐都曉得了。待梳洗完備。同來拜見。這蔣青岩聽得滿心歡喜。單候相見。却說昨日園中的那位佳人。便是華刺史的長女柔玉小姐。那綠衣女子。是華家的家生女。幼失父母。華夫人愛他。生得清秀聰明。眷在身邊。如同骨肉。喚名韓香。一家上下。都叫他做韓姐。華刺史幾番要收他。華夫人不肯。要將他嫁一个单夫獨妻。這韓姐和柔玉小姐極好。每日在夫人前走一走。便來和柔玉小姐一處。行住坐卧不離。因此也識字能文。柔玉小姐凡有甚心事。都不瞞他。那青衣女子。名喚終雪。是從小服事柔玉小姐的婢子。韓香絳雪和小姐三人。都同心合意的。昨日柔玉小姐

見蔣青岩的人品才學。心下十分愛慕。不好說出。韓香也看破幾分。這日  
韓香聽得夫人有个姪兒到了。忙到屏門後張看。一眼張見是蔣青岩心  
下着了一驚。道：「奇怪。奇怪。這生原來是夫人的姪兒。忙走到後面粧樓上  
來。向柔玉小姐道：「小姐。你道奇也不奇。蔣家官人就是昨日園中的郡  
秀才。柔玉小姐聞言驚喜道：「他昨日說的姓蔣。彼時我不曾留心。問得原  
來就是蔣家表兄。到是我們昨日不曾有甚行徑。落在他眼裡。不然。被他  
笑殺。」韓香咲道：「早知是自己兄妹。便留他多做幾首詩。也不妨。」柔玉小姐  
道：「今既是兄妹。後面請教他的日子正多哩。」絳雪在旁笑道：「韓姐只怕  
他要告訴夫人。說我昨日拏他當賊哩。」柔玉小姐也笑道：「休得亂說。恐人  
聽見。」正說話間。一个丫頭走來說：「蓮二小姐、三小姐都在浣霞亭上等大  
爺。」

小姐同去見蔣官人。柔玉小姐聞言。忙去換衣服。打扮得沉魚落雁。比那  
日又勝幾分。絳雪相隨。韓香也在後同行。竟望亭子上來。只見掌來步蓮  
二位小姐。也打扮得如花似玉。一齊上前接住。說道：「姐姐。我們今日得了  
一个哥哥。大家同去看。是个怎生模樣的人。」柔玉小姐道：「他是大家子弟。  
幼時又有舅父教訓。料不俗惡。說罷。同到屏門背後。先着絳雪去向華夫人  
說知。華夫人道：「我兒。你們快走出來。見了你蔣家哥。」這三位小姐都  
低了頭。一步一步。就如仙子乘雲一般。香風浙浙。輕輕走到堂屋中間。三  
人朝上。並肩站了。蔣青岩慌忙立起身來。向他姊妹三人深作作了三个  
揖。他姊妹三人。一齊答禮。左右搬了三張椅子。安在夫人下手坐了。華夫人  
指着三个女兒向蔣青岩道：「這是大孩兒柔玉。這是二孩兒棠珠。這是

三孩兒步蓮蔣青岩道。姑娘雖是無子。有這般三個妹子。何愁晚景華人。道姪兒。你不知你這三個妹子。都十分聰明好學。若是男子。到也都是功名中人。又指着柔玉小姐道。你這大妹子的筆下。着實來得的便是你姑父還要讓他哩。于今賤姪到此。他正好請教。蔣青岩道。小姪生性愚魯。既有這等三位高才的妹子。小姪從今指示有人矣。但不知三位妹子所許何人。華夫人道。还未哩。你姑父愛她三人。如珍似寶。定要選天下第一等才品兼全的人。方纔許他。因此遲。蔣青岩道。有理有理。于今世上多半是村兒俗子。若一誤聽人言。不但可惜。且令才女抱恨。這三位小姐聽得說到這件事上。一个个都面紅耳赤。夫人知他心事。只得止。蔣青岩看那柔玉小姐。正是昨日園中相遇的那佳人。柔玉小姐偷看蔣青岩。也正是昨日那秀才。彼此心中暗喜。只不說出。蔣青岩又看那掌舞步蓮二位小姐。都生得容顏絕世。比着柔玉小姐相去。不過毫厘。譬如春蘭秋菊。各有其妙。正不必優劣。也閒話之間。頭養娘擺出早膳來。正待舉箸。忽聞雲板响。外面傳道老爺回了。說猶未了。華刺史早已走進中門口。中間蔣大官在那里。這蔣青岩連忙起身迎住。進了中堂。見禮已畢。從新待茶。各叙寒溫。華夫人在旁說道。姪兒早到。尚未用飯。你且陪他吃了飯再叙。華刺史聞言。忙叫抬過飯來。至親六人同吃飯罷。三位小姐各回綉房去了。只剩華刺史夫婦同蔣青岩三人坐談往事。各各感嘆悲傷。華刺史道。老夫只因讀書一場。少忝科甲。受了前朝大恩。不能身殉國难。苟全性命。避禍山林。幾欲遣人探取令尊令堂。暗息。恐被人知。我行藏所。

以中止。不料令尊令堂竟作古人。可嘆可傷。我只得你這三個妹子。室之後。我便同令姑母結个小庵。參禪學道。不復問人間事矣。敢問郎君。曾有家室否。蔣青岩道。國破親亡。此事尚來題起。且婚姻一事。不但女子擇人。即男子亦未可苟就。若浪聽媒妁之言。則誤人多矣。杭城內外。也有許多貴家大族。反頻々央媒來與。愚姪說親。愚姪堅辭不允。只因愚姪無意功名。若一入貴顯之門。恐未免墮波逐流。有負先人明德。所以迂延至今。華刺史連々點頭道。此論最高。郎君可謂君子矣。但夫婦一倫。亦非小可。也不宜急。緩華夫人笑道。只恐世上要尋一個配得賢侄這樣才品的也少哩。正說間。一个丫頭拏了蔣青岩的禮單。双手遞與華夫人道。這是先前蔣官人的禮帖。華夫人道。到是我忘了。忙捲過來。遞與華刺史。華刺史看了。說道。亦吾河山靈氣至此。自家至親相念。遠顧已覺可感。這厚禮。決不敢領。蔣青岩道。一片之敬。望姑父姑母。莞存。華刺史見禮單上有詩扇。說道。老夫正要贊美佳咏。謹頌詩扇足矣。其餘敬璧。蔣青岩再三相強。又收了錦紗凹端。蔣青岩分付伴雲去取禮進來。伴雲領命。不一會。將妙扇取到。華刺史忙將詩扇展開。看那詩道。

史晉子說道。亦吾河山靈氣至此。自家至親相念。遠顧已覺可感。這厚禮。決不敢領。蔣青岩道。一片之敬。望姑父姑母。莞存。華刺史見禮單上有詩扇。說道。老夫正要贊美佳咏。謹頌詩扇足矣。其餘敬璧。蔣青岩再三相強。又收了錦紗凹端。蔣青岩分付伴雲去取禮進來。伴雲領命。不一會。將妙扇取到。華刺史忙將詩扇展開。看那詩道。

國亡中衰歎也悲

滿目春山惹限長

君父大恩恨時人

魏明高誼久茫茫

人情共望劉文叔

仰鑒深藏張子房

今日登堂湧細語

兒時相見恐相忘

華刺史看了。驚異道。麻鳩感慨。今我悲恨交集。郎君品既超群。才復絕世。

只可惜生非其時。雖然郎君年方弱冠，異日定是黃金臺上人。只恨老夫不及見矣。三人飲酒忘倦，厨下人來稟道：酒席齊備，不知是擺在園中還是內室？刺史道：就在這內堂罷。蔣青岩道：既有盛席，又有名園，何不請去一遊？華刺史道：東園久未洒掃，遲日再當奉屈。說罷，衆丫頭婢子一齊走來，抬過兩張桌子，十六張坐位。華刺史分付衆丫頭婢子道：蔣官人是至親，此後家中大小都不須迴避。此時衆侍妾們都立在屏後，不好出來聽得這一句話。大家一齊走到左右立了，都偷眼去看蔣青岩，連韓香也來看了幾次。此時蔣青岩身在紅粉叢中，真個健脾。只望那三位小姐到來，他梓了痛。不一時，酒到。華夫人着婢子去請三位小姐，那婢子去了半晌，走來。入耳邊暗上說了幾句，華夫人笑道：我曉得他三人從這

飲酒的，不來也罷。蔣青岩聞言，十分高興，減去九分。華刺史起身，安座席。三人坐下，侍妾門篩上酒來，飲過數巡。蔣青岩漸覺精神困倦，又見日已酉斜，再飲數杯，便起身告別。華刺史道：老夫到不曾奉問，難道郎君的行李不曾帶得，舍間來麼？蔣青岩道：小姪來時，有兩個相契的朋友，要同小姪來游覽山水，行李同在一處，因此尚未携來。待小姪今夜回去，與那人商議，明日搬過來罷。華刺史道：既是郎君的朋友，何不同到舍下盤桓幾時？也帶挈老夫開口笑。蔣青岩道：姑父若肯推愛，湏寫兩個名帖，着一人同小姪去請他。這兩人，一个姓張，是張吏部之子，名平，字澄江；一个姓顧，是顧司徒之子，名成龍，字璽仙。都是高才妙品，少年意氣之人。華刺史

道既然是高才年少的人。老夫一發要會了。即忙傳進一個院子來。分付快去寫兩個眷弟的名帖。同蔣官人到下處去請那張顧二位相公。明日同搬行李到宅裡來下院子領金去。將名帖寫了。在外伺候。華利史携了蔣青岩的手。送到大門外。蔣青岩作別而去。一路上想那三位小姐不出來陪他飲酒。甚不快意。又轉想道。他是女孩兒家。從不曾見生客。我雖至親。却是初會。便不出來。也难怪他。于今姑父既約我到他宅中去住。後面日于正長。俗語道。日近日親。自然漸上親熱。我看姑父姑母待我的意思。甚好十分愛我。將來若得個人兒。從中說合。待我與柔玉小姐成就百年之好。我蔣青岩情願拜他為兄。又想道。不難不難。姑父和柔玉妹子都是禮風雅。有眼目的人。只湏我做些譖文。驚他一驚。他自然看我的通兒說。

時遲走時快。那轎子早已到下處了。張澄江和顧躍仙一齊接住。問他親的事如何。蔣青岩歡天喜地。細細向兩人說知。又道家姑父聞兩兄在此。囑咐小弟致意道。他多年不出門。拜謁差院。請持名帖前來叩請。約兩兄明早同小弟移行李到他宅上盤桓幾時。一同回去。那華家的院子。忙將名帖呈上。張澄江和顧躍仙同向蔣青岩道。令姑父小弟們素未蒙面。何敢唐突。取擾。蔣青岩道。兩兄與小弟。情同骨肉。吾親即若親。况小弟已替兩兄道意了。去有何妨。張顧二人。都因有那自親和尚的詩在心頭。已不得同去。及聞蔣青岩之言。忙轉口道。若是長者見愛。何敢固辭。明日同行便了。當下向華家的院子道。多拜上你老爹我們。明早和蔣相公同來便了。那院子領了回話去了。不題。却說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

同吃了夜飯。張澄江低了問蔣青岩道：「吾兄今日見那兩位小令妹坐得如何？」蔣青岩道：「皆絕代人也。」顧躍仙聞言笑道：「若此處無甚光景，回去住自觀和尚打碎他的禿骷髅。」彼此談至二鼓方纔就寢。次早起來收拾行李。張顧二人各寫一個眷晚生的拜帖，並禮單，吩咐院子叫了腳夫挑擔行李。他三個主人也不乘轎，一路攜手而行。一路上的人見了他三人，都道是仙人下降。行了一會，到了華宅門首。華家的院子先去通報，華刺史整衣出迎。走進大廳，叙禮已畢。張顧二人呈上禮，華刺史接過。進到院中，寫兩個壁謝帖，然後看坐。張澄江首坐，顧躍仙次之。蔣青岩又次之。華刺史北面相陪。茶遞三巡，華刺史道：「昨聞舍內姓道，兩兄才品明策，急欲一晤，且是舊日姻戚，不知兩位令尊人健飯麼？」張顧二人一齊打恭。

道：「先君去世多年了。」華刺史嘆道：「國亡世亂，故舊親朋凋零殆盡，令人可悲。可懼！」兩兄如此英年妙品，指日定成大器。老夫何幸得觀芝宗。張顧二人齊声道：「後生失學，今幸因青岩兄之緣，得拜階下。惟老先生進而教之。」四人叙了半晌。華刺史細晉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渾如三座玉山，朗然炤映，惜不稱羨。不意世間有此等俊人，當下吩咐將他三家的行李安在東邊書院裡。又喚過一切院子書童來，吩咐道：「蔣官人是至親，張相公、顧相公是尊客，你們都要敬謹，不得放肆。」又派了三個書僮，三個院子輪班在書院中傳遞茶水，聽候使喚。分付完備，蔣青岩立起身來道：「小侄們也要到書院中走。」華刺史即便相陪。前邊書僮引道，四人一齊走過了天井，進了東邊一個竹門，行過兩條竹徑，到書院只見書院中

門徑曲折，地下洒掃得一塵不染。中庭兩邊種有十來多株大桐樹。此院正是深春，那桐葉新發，把綠窓兒都映得碧綠。窓前的芍藥初開，香風滿院。那几幅之精，書画之富，不可言盡。怎見得有詞為証。

階下梧桐滴翠，庭前芍藥流香。牙簽萬軸擁胡床，几榻紗冠雪扇。隔樹鳶声宛轉，啞泥燕語匆忙。文房四寶最精良，爵相神仙不譁。

右調西江月

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者，下都道是高人之居，與衆不同。再到後面，又有一個亭子，四圍修竹，亭面臨水。亭上釘了一幅寫着鵠鳳軒三个大字。蔣青岩和張顧三人見了，暗着一驚道：三鳳之說應矣。三人相視而喜。華刺史看見，只道他三人愛這亭子，便分付院子移坐到亭上坐。談少頃，飯至。吃飯後，蔣青岩又進去候過。華夫人出來閒話，書僮在旁，香者茗者，少長四人。談今論古，暢叙幽懷。華刺史見他三人，口似懸河，腹如武庫，心中驚羨非常。當夜盛席相款，又下了請啓，請明日游園。蔣青岩心下甚喜，暗上打算，明日到園中偷空去尋前日的舊事。酒散後，一夜睡不着，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青蛇醉答曰：亂離易革情事，寫得如見。華刺史云：國亡世亂，故舊覲朋，凋零殆盡，令人可悲可恨。語極道至，非身歷不能道。

第四回

樓下潛身聽私語

燈前遺悶譜琵琶

詞曰：花影疎人悄，玉樓燈火輝煌。院門偷啓探嬌娘，閑心無限，是

私語對尋香。○多少新愁驅不去。琵琶幾代興亡。後庭一曲更悽愴。  
贈詩題白練。絕伎許誰行。

右調臨江仙

話說蔣青岩見華刺史請他到園中游賞。一夜打箋重尋舊事。並未合眼。  
後日午間華刺史親來約他三人同到園中。蔣青岩千方百計。要脫个空  
兒。到小姐的粧樓下望上。怎奈華刺史到處相陪。再不得抽身。因口占一  
絕道：

往事依稀在目前。

百花深處有嬋娟。

重來不許劉郎見。

綉幕珠簾空悄然。

這日從上午上席。直飲到起更方散。從此華刺史日間陪他三人談笑。夜  
間陪着飲酒樂此不疲。不料老人家的精神有限。一連數日便累起一个

勞碌病來。食少睡多。不能到外面相陪。凡事都是蔣青岩代勞。一日蔣青  
岩想道：我此來之意專為那柔玉小姐。于今住已多日。終朝閑坐。沒得一  
個法兒。和那小姐一訴衷腸。大非本念。想來想去。全沒計較。因到那書院  
後面去閒步。見旁邊有一所高樓。蔣青岩便走上那樓去推窓四望。只見  
這樓與那花園僅隔一牆。那柔玉小姐的粧樓也隱在目中。蔣青岩見  
了。忙下樓來。到牆邊四下打看。見那西邊牆角頭。有一个門兒鎖在那里。  
蔣青岩便尋着一個書僮問道：這門兒通着甚麼所在？那書僮道：這門外  
便是後園。蔣青岩道：既通後園。為甚麼却鎖了？書僮道：這門外  
此閉鎖。蔣青岩聞言。口中不語。心下暗喜。道：有計了。當夜將張燈近和  
顧羅仙兩人勸醉了。打發睡去。待衆書僮院子都睡盡了。蔣青岩勝了自

已衣箱上的兩根鑰匙輕輕走到那後門邊去。套那門上的鎖。却也作怪。這鑰匙就像原是這門上的一般。一套便開。蔣青岩喜不自勝。忙將那鎖兒虛鎖在門上。閃出後門。反手將門掩了。只見門外昏黑如油。抹不着路徑。定睛半晌。望着燈光亮處一步高一步低。走上前來。打從廚房邊經過。聽得絳雪的聲音。蔣青岩住了腳。聽他說甚言語。那絳雪道快些快些。小姐不吃夜飯。要湯淨手哩。忙起身來舀了一盆湯。絳雪手擎了一個紙燈。出了廚房門。竟望南去。蔣青岩捕着影兒。隨了他。兩人轉過一帶雕欄。終是柔玉小姐的粧樓。裡面燈光燭燭。蔣青岩不敢進去。在黑影裡立住。讓絳雪和那老婢先進去了。他總到門背後站着。看著她。身上將湯傾在一个銅盆裡。捧上樓去。那老婢自回廚房去了。

嚴聽著柔玉小姐在樓上淨了手。又聽得一个女子道。那女子的聲音却是韓香。一邊洗手。一邊向柔玉小姐說道。小姐我昨夜替三位小姐得了一个佳梦。柔玉小姐道。是夢見我姊妹們做了官麼。韓香道。我夢見三位小姐各跨了一隻綠鳳。齊飛向雲中。我醒來細想。這梦甚佳。三位小姐指日定得佳婿。柔玉小姐長嘆不語。韓香道。前日我看那蔣家官人的入品。真个世上罕有。又且負大才。若三位小姐得婿如此。也便勾了。昨聞老爺說那同來的張顧二人。也是風前玉樹哩。柔玉小姐住口半晌。說道。老爺連日身體欠安。蔣家哥在此。不知早晚茶飯及時否。韓香道。夫人時刻查看。料無人敢怠慢他。只他年已二十。為甚不尋个佳偶。想多因服高才大之故。柔玉小姐聞言。低頭不語。却說蔣青嚴自絳雪捧湯上樓之

時見那老嫗已去。他便輕步走上櫻門暗處，側着身子兒屹立一旁。將玉小姐和韓香兩人的說話，句句聽得明明白白。心中喜道：「不料小姐這般念我。那韓香也這等着意子。我真個難得。再偷眼細看，小姐房空好生齊整，怎見得？」

錦帳羅幃，象床駕枕博山爐。香滿沉檀，芙蓉鏡光金大盤。隱書萬卷，圈連着一个佳人。花柳三春，耽誤了千金嬌女。睡況下，情語多憤門兒外，相思一段。

蔣青巖魂消魄蕩，再見那柔玉小姐，坐在燈光之下。漫畫畫師，越顯得十分嬌媚。便是那韓香，也覺娉婷可喜。蔣青岩欲待上前，和柔玉小姐說幾句衷腸話兒，又碍着韓香在側，千恩萬想，只見小姐愁眉不展，情緒蕭條。

韓香道：「妾觀小姐連日情緒不快，不知有甚心事。小姐道：偶爾不暢，連我自己也解不出。不知為甚？」韓香笑道：「小姐的心事，妾已猜着幾分。于今小姐便愁煩，也堪濟事。況凡百俱有定數，待妾與小姐寬解一毫。解如何？」柔玉小姐道：「你有甚法兒，寬得我的愁腸？」韓香道：「妾近日新譜得幾曲琵琶，前日曾彈與老爺聽。蒙老爺賞鑑，尚未請教小姐。此時夜深人靜，待妾去取來彈一曲，與小姐遣悶。或者遣得些兒去，也未可知。」小姐道：「此事甚妙。只恐母親一時喚你，不當穩便。」韓香道：「不妨。妾來時，已見夫人安寢了。柔玉小姐聞言，忙喚絳雪點火。呼了聲絳雪，方從夢中驚醒，走到跟前，連造總，可是小姐喚我。小姐笑道：「你這妮子，怎麼一些心事也沒有。恁般好睡，快些點火，跟韓姐去取琵琶來。」絳雪走去，燃了一個紙燈，同韓香下樓。

蔣青岩早已躲往樓下去了。讓韓香和絳雪過了身。他大着胆子竟上來。柔玉小姐正背着身子，在香几邊添香。忽聽得脚步响，忙上轉回頭來。見是蔣青岩。一時迴避不及。蔣青岩恭恭敬敬的望着柔玉小姐一揖道：妹拜揖。柔玉小姐正色道：夜闌人靜。哥上却從何處混入我臥室？哥心中不避嫌疑，獨不畏礼法乎？蔣青岩道：客枕無聊偶。爾間行望見燈光，不覺信步至此。聽得賢妹聲音特來相訪，并謝前日園中寬縱之恩。興遣閒閑念之德，兼有拙作請正。不知賢妹如此相拒之深，即嫌疑礼法亦當為多情人恕耳。乞容少坐略訴衷腸。蔣青岩口中說着，身子便要坐下。柔玉小姐慌忙道：哥快去婢子從人即刻到來。倘被他們撞見，不但有損于哥，亦且遺冤于小妹。如再遲延，小妹即去稟知爹娘。哥那時休要見怪。

正說間，遠遠聽得韓香和絳雪的笑声。蔣青岩忙向袖中取出一張詩稿，放在掉上，飛奔下樓去了。嚇得柔玉小姐心中突突的跳。忙將詩稿藏過。韓香和絳雪早已來到。蔣青岩躲在暗中，看著韓香雙手抱着一張精緻古的琵琶，笑盈盈和絳雪同上樓去。歇了半會，然後緣聽得調絃定响，漸漸彈入正調。彈得指尖兒飛舞，紛紛攘攘，恍如金戈鐵馬之聲。柔玉小姐道：此非項王垓下之戰乎？不然，胡為壯然以悲，凄然以怒耶？再一轉其音，將斷不斷，欲離不離。兒啼母泣，風高馬嘶。小姐道：此非十八拍之遺音乎？不然，何以夷猶不決，似恋將離耶？又一轉其声，如思如慕，如寄如訴，悄然而深。神情飛度，柔玉小姐聞之，不覺長嘆道：此鳳求凰之減調也！譜止勿彈。韓香道：小姐真神人哉！昔日文姬辨琴，至今傳為美談。今日小姐如

又過之。小姐既不樂聽此曲。妾尚有新曲一套。請小姐靜聽。待妾細彈。此時已將三鼓了。那韓香再整冰絃。冷彈慢撥。這一曲比前三曲更覺難聽。其中聲响。有似兵敗將死。君亡臣竄者。有似老監呼天。宮娃泣夜者。這一彈連那窓櫺兒都彈得搖戰。燈影兒都撥得昏黃。怨恨悲傷萬端。柔柔聚柔玉。小姐不覺聲音哽咽。說道。此曲何以傷心至此。豈雍門之琴。斷離之瑟乎。我不忍聽。此時蔣青嵒在樓下。聽得此曲也。忍不住潛然淚下。那韓香彈了一會。停了手。問道。小姐知此曲乎。此前朝后庭花也。柔玉小姐道。原來是亡國之音。若一再彈。令我心碎。姐。你這一手琵琶。真可謂千秋絕技。韓香笑道。妾本意欲與小姐遣悶。不料到添了小姐的感傷。今日既承小姐見賞。敢求不吝珠玉。見贈一詩。也不枉了賤妾年來的苦心。柔玉小姐道。詩却容易。只恐贊嘆不盡。今夜已深了。料不成寐。我們作個竟夜之談。你一边啜茗焚香。我一边做詩。你意下如何。韓香喜道。如此韵葉有何不可。妾替小姐捧硯。求小姐多作幾首。柔玉小姐道。你但說要幾首。我便作幾首贈你。韓香笑道。妾雖然是這般說。也不敢十分苦勞小姐的心事。造間止彈得四曲。只求四首便勾了。柔玉小姐聽了。也笑首。所望不奢。也好打發韓香忙來磨墨。這柔玉小姐。真个才情敏捷。一壺香茗。纔熟四首新詩。早完向韓香說道。詩已成了。待我去尋一幅松錢寫來相贈。韓香驚道。小姐你敢是曹子建的後身。麼怎生神速乃爾。柔玉小姐輕移蓮步。到箱中取了一幅白綾。約有二尺來長。放在棹上。拂得平了。將那玉笋般的織指兒。拈着霜毫。一氣寫完。却是四首七言絕句。那字兒寫得宛如。

蝴蝶媒  
卷一 第四回  
胡某集  
柔玉小姐道。詩却容易。只恐贊嘆不盡。今夜已深了。料不成寐。我們作個竟夜之談。你一边啜茗焚香。我一边做詩。你意下如何。韓香喜道。如此韵葉有何不可。妾替小姐捧硯。求小姐多作幾首。柔玉小姐道。你但說要幾首。我便作幾首贈你。韓香笑道。妾雖然是這般說。也不敢十分苦勞小姐的心事。造間止彈得四曲。只求四首便勾了。柔玉小姐聽了。也笑首。所望不奢。也好打發韓香忙來磨墨。這柔玉小姐。真个才情敏捷。一壺香茗。纔熟四首新詩。早完向韓香說道。詩已成了。待我去尋一幅松錢寫來相贈。韓香驚道。小姐你敢是曹子建的後身。麼怎生神速乃爾。柔玉小姐輕移蓮步。到箱中取了一幅白綾。約有二尺來長。放在棹上。拂得平了。將那玉笋般的織指兒。拈着霜毫。一氣寫完。却是四首七言絕句。那字兒寫得宛如。

簪花美女步月嬋娟好生可愛。韓香接到手中。將這詩一句句。矯聲朗誦。頭一首道。

聰明端是女中豪  
學得琵琶絕世高  
一曲項王垓下戰  
悲歌叱咤响弓刀。

其二

誰遣文姬去復歸  
閨中妙手彈偏苦

曹公高誼古今傳  
母泣兒啼淚滿衣

其三

綉閣宵深影不孤

琵琶如訴遠庭梧

絃中且止求鳳曲

嘶鬼文君已二夫

其四

一曲新憲不可聞

調殘金撻洞紛

君王舊事風流甚

鼙道刑忙怨夕曛

韓香聽罷。喜不自勝。走向柔玉小姐眼前。深深拜謝。道兒女小伎蒙小姐賜以珠玉。感刻良深。柔玉小姐笑道。巴音俚句。尚恐不能盡其万一。何足言謝。此時薄青岩尚在樓下。將小姐這詩一句句都聽得明白。記得清楚。暗稱美不已。却見夜已深沉。只得東轉西撞。回到書院中去。這夜韓香與柔玉小姐同榻。青岩回到書院中。將後門依舊鎖了。輕抹到自己榻上睡下。細想這夜的光景。也依了那柔玉小姐的韵。和了四首。又想道我這終聽那小姐相念之意。甚覺關切。只是他為人正氣。不是个可以苟合。

的我于今直索想一个法兒。打動我姑父。方是上策。千思萬想在枕上反復不寐。直到天明起來梳洗完備。將夜間和韵的詩寫了一夾斗方。自己擣了細、觀看。那詩道。

擣了細觀看那詩道。

自負風流氣本豪。

仙城遇後眼偏高。

相思遠勝吳江水。

不畏并州快剪刀。

其二

夢蘿山畔欲忘歸。

誰道夷光曠代稀。

夜向粧樓偷半面。

似多春恨不勝來。

其三

女伴挑燈興不寐。

可憐孤鳳立庭梧。

琵琶撥盡傷心事。

羨汝知音勝丈夫。

其四

私語關心我恰聞。

相思從此更紛如。

月明春老緣猶塞。

孤負朝光與夕醺。

蔣青岩自己看了一回。將斗方藏在一邊。然後換了衣服。竟進內堂來。替

翠刺史問安。恰好遇着柔玉小姐姊妹三人走出華夫人的卧房來。蔣青

岩忙上前作揖。那姊妹三人也不迴避。都道了一聲。哥。萬福。只有柔

玉小姐。因夜間的緣故。蓋得那白玉般的臉兒。從耳根邊只紅到面門。兩

個妹子。不知就裡。只認作是姐。怕羞。也低着頭。一齊去了。衆丫頭侍妾。看見蔣青岩。忙去報知華夫人和華刺史。華刺史分付請進卧房。蔣青岩

到卧房中問候了一回。知華刺史病體已愈吃了茶便回到書院中來。張澄江和顧躍仙聞得華刺史的病體好了都甚是歡喜。向蔣青岩道：「小弟二人待令岳父出來觀其動靜，却要回去。恐家母懸望。」蔣青岩道：「小弟的意思也正如此。我們同來，還湏同返。」按下不題。且說柔玉小姐因早間撞見蔣青岩坐在綉房想道：那蔣郎昨夜雖然唐突，却也是個情種。只是將我華柔玉看差了。我豈是私期苟合之人？他若能安一个媒妁。向我二親道意也未必不成。我要遞一個口氣與他，又無人可托。且是女孩兒家羞答。不好啓齒。想了又想，忽然想起道：他昨夜有詩在此，要我和他。他我取出來看。立起身來，先將樓門兒關了。然後向箱中取出蔣青岩的詩稿來，展開從頭細細觀看。再四吟哦，不覺低声道：「贊道絕妙好詩！我華柔玉誰遣尋春來此地。」

若得配此人，也不孤負了我的才學。我不免將他這詩和了，裡面微露些意思。教他竭力圖謀，得便偷與他。却也無妨。當下枯起筆來，也不思索。一首一首和將去。不多一會，將那四首詩都和完了。取過一方綠箋，寫得端端正正，也不落款。自己擎在手中，低上吟誦。那詩道：

幾年庭院閉東風。

自信人間路不通。

芳艸渾將衣帶綠。

山花閒映玉釵紅。

鶯兒隔樹譎相和。

燕子窺簾語略同。

誰遣尋春來此地。

題詩錯擬蓋珠宮。

其二

高樓計日怕春歸。

漏日春花已漸殘。

蝴蝶有情常恋樹。

階緣無力故牽衣。

堂前舊識來雙燕。

竹上新班想二妃。

靜捲朱簾無個事。

瓦陽山頂暮雲飛。

其三

聰明未敢擬前人。

團扇偶題工尚淺。

憐才喜遇風雷手。

白雪調寧休見獵。

其四

三春花月幾多時。

學得吟詩暗惜春。  
霜臺無法筆難伸。

問字慚為閨閣身。  
紅裙着地不沾塵。

蝶使蜂媒怪雨遲。

每以私奔輕卓女。  
憐君客死應含恨。  
念妾深閨才鎖眉。  
不見東風桃李樹。  
回頭花落子遲遲。

柔玉小姐將詩吟咏了一回，低声道：蔣郎蔣郎，天若使我是个男子，與你並驅中原，也不知鹿死誰手。說罷，正要封了，以待使中致與蔣青岩。忽然有人上得樓梯，柔玉小姐忙將詩稿藏過一邊。只見韓香急忙走到跟前，說道：小姐不好了。禍事到了。宋玉小姐聞言，驚得面如土色，不知是甚禍事，且聽下一回分解。

青谿醉客曰：柔玉不但才色過人，且能守身如玉，可敬可敬，莫其聽琵琶興和韵諸詩，允稱蔣生勁敵。

類纂卷之二

卷之二

有善曰：「臣不独工。」而專臣也。未至，子瞻問其故。對曰：「吾子之文章，固已傳于人間矣。」

卷之二

有善曰：「臣不獨工。」而專臣也。

卷之二

有善曰：「臣不獨工。」而專臣也。

卷之二

有善曰：「臣不獨工。」而專臣也。

卷之二

有善曰：「臣不獨工。」而專臣也。

卷之二

有善曰：「臣不獨工。」而專臣也。

卷之二

有善曰：「臣不獨工。」而專臣也。

卷之二

